



变

LA MODIFICATION

[法]米歇尔·布托尔 著

MICHEL BUTOR

桂裕芳 译

巴黎罗马，双城演绎爱情吊诡
此处彼处，或是通途或是陷阱

法国勒诺多文学大奖作品
新小说颠覆传统代表杰作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变

LA MODIFICATION

[法]米歇尔·布托尔 著

MICHEL BUTOR

桂裕芳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变 / (法) 布托尔 (Butor, M.) 著; 桂裕芳译.

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1. 4

ISBN 978-7-5327-5274-4

I. 变… II. ①布… ②桂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33149 号

Michel Butor

LA MODIFICATION

本书根据子夜出版社 1957 年法文版译出

© 1957 by EDITIONS DE MINUIT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.

图字: 09-1998-069(2) 号

变
LA MODIFICATION

Michel Butor
米歇尔·布托尔 著
桂裕芳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责任编辑 王笑月
装帧设计 柴昊洲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45,000

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5274-4/I·3034

定价: 26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21-56834427

目录

卷一

1

卷二

75

卷三

165

译后记

245

卷 一

你把左脚踩在门槛的铜凹槽上，用右肩顶开滑动门，试图再推开一些，但无济于事。

你紧擦着门边，从这个窄窄的门缝中挤进来，接着便是你那只和厚玻璃瓶一样颜色的、发暗的颗粒面的皮箱，这是常出远门的人携带的那种相当小的皮箱，你抓住黏糊糊的提手把皮箱使劲拖进来，它虽然不重，但你一直提到这里，手指不免发热，你把皮箱举起来，感到身上的肌肉和筋腱都鼓了起来，指骨、手心、手腕、胳膊莫不如此，还有肩膀，还有整半个后背，还有脊椎，从颈部到腰部都是如此。

不，你这种反常的虚弱不能只归咎于钟点，钟点不算太早，而应归咎于年龄，它已让你感到岁月是不饶人的，其实，你刚满四十五岁。

你的眼睛没有完全睁开，仿佛蒙上一层薄雾，眼皮怕光，不够滑润，双鬓紧皱，皮肤紧绷绷的，可以说是僵硬的，形成一道道细细的皱纹，你的头发开始变得稀疏和花白，别人也许没有留意，但是，昂里埃特、塞西尔和你自己都注意到了，以后孩子们也会注意

到的，这些头发竖着，不那么妥帖，你整个身体被衣服裹着，感到紧，不舒服，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，好像被泡在充满悬浮微生物的动荡而多气泡的水里。

你之所以走进这间车室，是因为在你左手顺方向靠走道的那个角落是空着的，要是来得及的话，你本来会像平常一样让马尔纳给预订这个座位，不，你会亲自打电话预订，因为不能让斯卡贝利公司里任何人知道你离开几天是为了去罗马。

在你右边有一个人，他的脸和你的臂肘一样高，在这次旅行中他坐在你即将就座的座位对面，他比你稍稍年轻一点，最多四十岁，个子比你高，面色苍白，头发比你更加花白，眼睛在深度的镜片后面眨动，一双长长的手焦躁不定，指甲被牙啃过，被烟草熏得黄黄的，手指神经质地交叉又松开，显然在不耐烦地等待开车，很可能他就是这个鼓鼓囊囊的黑皮包的主人，皮包里有文件，你从一处开绽的地方隐约可见几张彩色纸的纸角，皮包里大概还有一些乏味的精装的书，皮包搁在方形网眼的金属行李架上，紧靠着走道的搁板，在他头的上方，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徽章，一种说明，这说明虽然不是文字，而是物品，是为某人所有的物品，但并不因此就不够清楚，或者说无法理解，^①

这个人盯着你看，因为你站在那里不动，你的脚妨碍了他的脚，这使他颇为不快：他很想叫你坐下，但他胆怯的双唇说不出这句话，他转脸看着玻璃窗，用食指拨开绣着全国铁路公司简称的低垂的蓝窗帘。

① 在写作本书时，作者有意追求连绵的长句效果，文中多处出现连续几段以逗号断句的现象。译文保留此行文风格。

在他那条长椅上，还有地方没有人坐，但已经被人占了，绿漆布长椅上横放着一把裹着黑网套的长雨伞，上面放着带苏格兰防雨布套的轻便皮箱，皮箱的两把细铜锁锃亮，再过去坐着一个大概已服完兵役的青年，他一头金发，穿着浅灰色苏格兰呢上衣，系着一条红紫两色斜条领带，右手握着一个发色比他深的年轻女人的左手，他的大拇指在她手掌上划来划去逗着玩，而她满意地看着他这样做，有一会儿她抬起眼睛看你，发现你在打量他们便又赶紧低下头去，但没有停止他们的游戏。

这不仅是一对情侣，而且还是一对正值新婚的年轻夫妇，因为他们都戴着金戒指，他们也许去度蜜月，而那两只大箱子也许正是为这事买的，要不就是哪个慷慨的叔叔送的，两只箱子擦在一起，一模一样，都是猪皮的，崭新发亮，每只箱子上配有小皮框，用极细的皮带固定在提手上，用来放名片。

在这个车室里，只有他们预订了座位：他们那两张标有大黑号码的棕黄两色卡片静静地挂在镀铬的横杆上。

在车窗另一侧的长椅上独自坐着一个教士，他三十岁上下，已经有些发胖，除了那被尼古丁熏黄的右手指以外，他全身上下干净整齐，他正想埋头去读那本充满插图的祷文书，在他上方放着一个文件包，像沥青一样黑，但略略发灰，长长的拉链中有一段是开着的，好像海蛇张口露出细齿，它搁在行李架上，而你正艰难地往那儿托举你自己的行李，就好像可笑的江湖大力士抓住圆环举起沉甸甸的空心铸铁块一样，你只用一只手，因为另一只手的手指还捏着你刚买的那本书，你举起自己那只颗粒面皮箱，它有着玻璃瓶那种绿色，皮箱上烫有你姓名的缩写“L. D.”，这是你上次过生日时家里人送给你的礼物，当时它相当时髦，和你这个斯卡贝利打字机

公司巴黎分公司经理的身份十分相称，它现在仍然能使人产生错觉，但仔细观察便可看出油渍，而且铁锈也开始偷偷地侵蚀圆环。

在你对面，越过教士和那个娴雅温柔的年轻女人之间的玻璃窗，再越过另一层玻璃窗，你相当清楚地看到另一节车厢的内部，那是一节有着黄木长椅和线网行李架的老式车厢，在光影交错的另一面，在阴影里，你看见一个身材和你相仿的男人，你说不出他的年纪，也无法精确描述他的衣着，他正在重复刚才你所做的那些疲乏的动作，只是节奏更慢。

你坐下来，把两条腿伸到那个知识分子的两腿外侧，他似乎松了一口气，手指总算停住不动了，你解开你那件发亮绸衬里的厚毛皮大衣，撩开下摆，露出两个膝盖，它们裹在海蓝色的呢裤里，裤上的褶皱还是昨天熨的，却已经皱了，你用右手将交叠的羊毛围巾解开，摊平，围巾的针眼很松，上面有一个一个的凸结，这些草黄色和珠白色的花结使你想到了搅和的鸡蛋，你漫不经心地将围巾一叠为三，然后塞进那个很大的衣袋里去，衣袋里已经放着一包蓝色的高卢女人牌香烟、一盒火柴，当然还有存积在衣缝中间的烟屑和灰尘。

接着，你用力抓住镀铬门把，门把上有一道细裂痕，可以看见下面深色的铁芯，你使劲想关上滑动门，门跳了几下，就不再向前移动了，正当这时，在你右边的门窗玻璃上出现了一个小个子男人，他脸色绯红，穿着一件黑雨衣，头戴一顶圆礼帽，他像你刚才那样从半开的门缝里挤进来，毫无把门推得更开的意思，好像心中有数，知道门锁和滑动槽运转不灵，你收回腿时，他的嘴唇和眼皮几乎难以觉察地动了动，为他的打搅向你默默表示歉意，他大概是英国人，无疑是那把横放在绿漆布长椅上的黑绸伞的主人，他果然

拿起伞，但没有把它放在行李架上，而是和帽子一起放到座位下面窄窄的条架上，这顶帽子目前是车室里唯一的一顶帽子，他多半比你年长一点，头秃得比你厉害得多。

你向右看，透过你的太阳穴倚着的冰凉的玻璃窗，再透过走道里那扇半开的车窗，车窗前刚刚走过一个气喘吁吁的戴着尼龙风帽的女人，你又看到了几乎与灰灰的天空浑然一体的车站大钟，狭长的秒针继续跳跃着作环形运动，现在正指着八点八分，也就是说，离开车还有足足两分钟的空闲。你左手仍然捏着在车站大厅里买的那本书，你信得过这套丛书，所以刚才你几乎没有停下步，既不看书名，也不看作者是谁就买来了，你撩开手腕上那里外三层袖口，即衬衫、上衣和大衣，分别是白色、蓝色和灰色的，露出了你的长方形手表，表带是朱红皮子的，表盘上的数字涂了一种在黑夜里闪光的绿色物质，它指着八点十二分，你拨正了它。

外面，一辆电瓶车在忙碌拥挤的灰色人群中迂回行驶，人群熙熙攘攘，有人模糊不清地在边低语话别，边听着扩音器里泻出的那些走了调的片言只字，接着，对面那列火车开动了，发出了隆隆声，绿色的车厢一节一节驶过去，直到最后一节车厢消失，仿佛拉开了舞台的帷幕，于是在你眼前出现了一个长得无边的舞台，那里又有一个熙熙攘攘的月台，又有一座大钟，又有一列静止的火车，而这列车看来在你的火车离站以前是不会开走的。

你的眼皮，让它别合上可真不容易，你的脑袋，让它挺直也真难；你想蜷缩在角落里，用你的肩筑一个安乐窝，你歪着后背，但也枉然，接着，震动和摇晃使它不得安宁起来。

车外的空间骤然开阔起来；一节小火车头驶近，然后在布满道岔的地面上消失了：你的目光只能追随片刻，一如眼前正闪过你

非常熟悉的高楼的斑驳的后墙，交叉的小铁梁架，有辆奶车驶过的大桥，信号标志，高架线，线柱和分叉网，你看见一连串的道路中，一条街的拐角上一个骑车的人正在转弯，另一条街和铁路并行，中间隔着一道不坚固的篱笆和一条很窄的蓬乱的枯草带，还有，正在拉开铁门帘的咖啡店，至今还挂着马尾作招牌的理发店，漆着洋红大字的杂货店，第一个郊区火车站，那里有一大堆人正等着另一趟火车，储存煤气的大铁塔，玻璃窗涂成蓝色的小作坊，有裂痕的高烟囱，存放旧轮胎的库房，带棚架和小屋的小花园，竖着电视天线的有围墙的小石头别墅。

房屋逐渐矮下去，分布得更加零乱，城市这一幅织锦上的裂缝现在越来越多了，路旁的灌木丛，枝叶脱落的树木，头几处泥滩，头几片田野，它们在低低的天空下几乎不再是绿色的，在地平线尽头隐约可以看见树林和起伏的山丘。

持续的轰隆声一直在深沉地颤动，使这个车室受到摇晃和震动，间或插进一阵阵刺耳的凄厉的尖鸣，你对面的那四张面孔一起开始晃动，他们一言不发，一动不动，这时，车窗另一侧的教士烦躁地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合上黑色软皮面的祷文书，食指仍然夹在金边的书页中作书签用，而让细细的白绸带飘在外面。

突然，所有的目光转向车室门，一个气喘吁吁的红脸男人用肩膀一顶，仿佛轻而易举地将门顶得大开，他一定是在火车启动时才上车的，他把一个鼓鼓的皮箱和一个用报纸包着、破绳捆着的圆形小包扔到行李架上，然后在你旁边坐下来，解开他的雨衣，右腿架到左腿上，从衣袋里掏出一本彩色封面的电影周刊，仔细地看起图片来。

他那厚厚的侧影挡住了教士的侧影，你只看得见教士那只扶着车窗窗台的手，手指随着整体的晃动而颤动，食指在噪声中轻轻地、

机械地、毫无声息地敲着用螺丝旋上的那块长金属片，你知道(但你没法确实看到，而只能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大致猜出这些横排字，在远景的衬托下，这些字显得扁扁的，完全变了样)，那上面横写着两种文字的告示：“俯身窗外危险——E pericoloso sporgersi. ①”

水泥柱或铁柱络绎不绝，它们的黑线条迅速地从车窗这一头扫到那一头；电话线以绝缘子来划分节奏，上升，下降，分开，重现，交替，增加，会合，它好像复杂的五线谱，只是没有音符，只用简单的线条排列来标志声音和声音的种种组合。

稍远，移动较缓的是那一大片树林，树林间的村落或房屋越来越稀疏，树林在自转，有时分开，露出一条小径，有时蜷缩起来，仿佛藏在胳膊或腿的后面。

火车是沿着，不，是在穿越一片真正的森林，因为从你的太阳穴始终倚着的玻璃窗往外看，此刻空荡荡的走道的外侧，一扇扇车窗一直排列到车厢尽头，而在这些窗子外面，你看到同样的景象：越来越稠密的、杂草丛生的深暗的大森林。

铁路在森林中划出一道壕沟，窄窄的，使你连一线天空也看不见，连地面也升高了，成了高高的秃土斜坡或石砌斜坡，在石砌斜坡上，霎时间，你勉强来得及认出长方白石上几个大红字，你早就盼着这几个字了，不过可能没想到会这么快，这些字你已看过无数遍，你每次经过这里，只要是白天，你就盼着看到它们，因为它们告诉你或是将到终点，或是旅程确实开始了。

枫丹白露-阿丰车站过去了。在走道外侧，一辆十一匹马力的黑汽车正在镇公所前停下来。

① 意大利文，俯身窗外危险。

你已经重新适应了火车的晃动和声响，你原来害怕赶不上这班火车，这并不是因为你今早醒来比原定的时间要晚，恰恰相反，你一睁开眼就伸出手去制止闹钟响，这时晨光正开始雕刻你床上那堆零乱的床单，床单从暗影中显露出来，像战败的幽灵一样匍匐在你设法摆脱的那块松软暖和的土地上。

你转眼看着窗子，看到了昂里埃特那曾经是黑色的头发，还有她的后背，在令人丧气的黯淡晨光的衬托下，她后背的轮廓在稍稍透明的白睡衣下面柔和地一下显现出来，而且越来越清晰，她正在乒乒乓乓地推开铁百叶窗，使它们叠合起来，百叶窗的缝隙里堆满了城市里常有的絮状和煤灰状的灰尘，这里那里还有铁锈斑点，仿佛是凝固的血点。

一阵辛涩的新鲜空气在整个房间里弥漫，刺激着你的鼻孔，现在六块玻璃窗完全露出来了，她怕冷，所以用右手捏紧睡衣的衣领，上面那条可怜而无用的装饰花边耷拉在她平陷下去的胸前，她走过去拉开路易-菲利普式玻璃衣橱的门，一下子便使镜中的天花板和上面的顶线、还有那条裂痕旋转起来，这条裂痕一月比一月深，你早该叫人来将它填平（分散而吝啬的光线仿佛透过无数层薄石瓦片的过滤，在这种光线下，红木衣橱本身几乎黯然失色；在顶线的角上只有一丝与其说是红色、不如说是铜赭色的反光在微微颤动），衣橱里的衣服都挂在衣架上，袖子直挺挺、空荡荡地垂着，仿佛套在蓝胡子^①以前那几个妻子的非常瘦而僵直的胳膊上，这些

^① Barbe-Bleue，法国十七世纪作家夏尔·佩罗（Charles Perrault）作品中的人物，他杀死了六个妻子，并企图勒死第七个妻子。

幽灵静默不语，来回摆动，显出一种无情的嘲弄的神气，她在那些衣服中找出她那灰黄两色大方格的便袍，她抬起赤裸的手臂，露出腋窝，穿上了便袍，神经质地将丝带打了一个结，她面色疲倦，心事重重，疑虑不安，在穿上便袍后更显得像个病人。

当然，在那一会儿，她的眼神中没有柔情，不过她有什么必要和你一同起床呢？你完全可以自己处理，这是原先讲好了的，她和孩子们去度假时，你也曾多次这样做过，可是，当她在家的時候，她总不相信你会处理这些小事，她总以为你没有她不行，她还想让你也这样想……

她走出房间，随手轻轻带上门，免得惊醒隔壁的男孩，你等她走了以后才把表戴到手腕上（刚过六点半），然后从床上坐起来，两只脚伸进拖鞋，搔着脑袋，一面漫不经心地瞧着窗外灰色天空下依稀可辨的先贤祠的大圆屋顶，一面在思索妻子的表情，当然，你不是在想她是不是有些怀疑，这一点显然已很确切，你是在猜她怀疑的是什麼，具体地说，关于这次旅行，对你的打算她究竟识破了多少。

当然，你很高兴去喝她为你煮热的牛奶咖啡，不过这没什么用，她也明白，因为不管怎样，你总是打算利用火车上的餐车，在那里吃早饭的。

在楼梯口，你没有勇气拒绝她那忧虑的亲吻。

“你现在还来得及。当然在头等车厢里你总会有座的。”

她怎么知道你这次没有订座？确实是你告诉她的？为什么？不管怎样，有一件事她不知道，肯定不知道，那就是你坐的是什麼车厢，她不知道你这次旅行不是为斯卡贝利公司出差，也不是公司支付路费，而是你瞒过了在罗马的那些经理和在巴黎的你手下的那些

职员偷偷进行的。

你还没有抬腿下楼，她就把你家的门关上了，这样她就失去了最后机会来使你回心转意，不过，她显然对此也毫无兴趣，她今早起床给你准备吃的，仅仅是出于一种机械性的习惯，至多是出于某种带有轻蔑色彩的怜悯，显然，你们两人相比，她比你更感到厌倦。你为什么要责怪她在说完那几句话以后没有瞧着你下楼呢？那几句也许是挖苦话，你不知道怎样回答，也不想回答。其实，对你们两人来说最好是她根本不起床，连眼睛也不睁开，不是吗？你可以在她熟睡时离开她，你让百叶窗关着，她那熟睡的身体在昏暗的房间里几乎难以辨认，她那深沉的呼吸使被单微微起伏。

火车正常地行驶在光秃秃的田野和棕色的矮树丛之间，你原来怕赶不上这班车，因为找出租汽车所花的时间大大超出你的预料，你不得不提着箱子走完整条苏夫洛街，一直来到圣米歇尔大街路口上的马伊厄咖啡馆门前，在多次尝试失败之后，你才终于拦住了一辆十一匹马力的出租汽车，司机坐着不动，既不给你开门，也不帮你安放那件小行李，于是你产生了一种荒谬的想法，仿佛他从你脸上看出你这次出门坐的是三等车厢，而不是往来的头等车厢，特别使你别扭的是，你突然意识到你这种反应表明你似乎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你清晨的种种想法仍未摆脱似梦非梦的沉滞状态，因而相当紊乱。

你舒服地坐在汽车的右角上，就像现在一样，你看见在仍然关闭着的商店门前，在行人稀少的人行道上，树干在向后倒驰，你看见索邦教堂和教堂前空寂的广场，还有被称作叛教者尤里安^①公共

^① Julien l'Apostat (331—363)，古罗马皇帝，曾任高卢行政长官。他背弃基督教，推崇异教并建立异教教会。

浴室的遗址，其实早在这位皇帝之前这些浴池可能就存在了，还有酒市和植物园的铁栅栏，左边，越过奥斯特利茨桥的栏杆，你看见小岛上大教堂的祭坛，四周是钟楼，而在右边，你看见车站的钟楼，上面钟的指针指着八点整。

你把刚从国际列车窗口买来的车票递给检票员，他在上面打了一个洞，你向他打听该去哪个月台，就在这时你发现你要去的月台几乎就在你对面，月台进口处的钟面上，指针静止不动地指着的不当时的时间，而是开车的时刻：八点十分，一块牌子上标明沿途的主要停车站，这一名单你都能背出来：拉罗什、第戎、沙隆、马孔、布尔格、屈洛、艾克斯莱班、尚贝里、莫达纳、都灵、热那亚、比萨、罗马—特米尼，再远（这趟车还往前走），就是那不勒斯、雷焦、锡拉库萨，你趁这剩下的几分钟不加选择地买了一本书，这本书从此没有离开你的左手，你还买了一包烟，它待在你的大衣兜里，在围巾下面，它还没有启封。

在走道外侧，一辆十一匹马力的黑轿车在一座教堂门前开动了，它沿着和铁道平行的公路行驶，和你们比赛速度，它驶近，远离，消失在小树林后面，再次出现，越过一条小河，河边有柳树和一条丢弃的小船，汽车被火车超了过去，又赶了上来，然后在一个十字路口拐弯，钻进一个村庄，村庄的钟楼很快便消失在一个土坡后面。蒙特罗车站过去了。

隆隆声中响起了铃铛声，你看见餐车人员朝你走来，他头戴绣有金边的蓝帽子，身穿白上衣，盼他来的不止你一人，因为那对年轻夫妇也抬起头来，他们现在相互注视，相互微笑。

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，还有一个你只看得见后背的女人从他们